

近代著名

圖書館館刊

薈萃續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本社編

近代著名

圖書館館刊薈萃續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八冊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第六卷第三號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

插圖.....	二
熙朝雅頌集永忠詩跋.....	四
墨子引經考.....	一〇
牟子考.....	三三
讀王氏漢書雜誌獻疑.....	五二
清史傳目通檢.....	七〇
兩周金文辭大系商兌.....	一二八

第六卷第四號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插圖(原缺).....	
說遂啓謨鼎.....	一四〇
劉知遠諸官調考.....	一四二
中興國史藝文志.....	一六〇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	一八四
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新購地圖目錄.....	二〇七
清開國史料考通檢.....	二一四
新書介紹.....	二二六
Baron A. von Sael - Holstein : On a Tibetan text translated into Sanskrit under Chien Lung (XVIII Cent) and into	

Chinese under Tao Kuang (XIX Cent) 一五三

第六卷第五號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月

插圖.....	二七四
李越縵先生著述考.....	二七八
金文疑年表.....	二八六
中國地圖史料輯略.....	三四八
明末耶穌會士的一封信.....	三九〇
評黃文弼近著高昌三種.....	三九六

第六卷第六號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

插圖.....	四二二
姚復莊先生著述考.....	四四四
辭通序.....	四二四
說郭考.....	四三二
敦煌叢抄.....	四五四
金文疑年表(續).....	四七六
新書介紹.....	五四二
Baron A. von Sael - Holstein : On two Tibetan pictures representing some of the spiritual ancestors of the Dalai Lama and of the Panchen Lama	五五〇

國立北平圖書館珍本書籍刊行會新

版書籍廣告

通制條格二十二卷

此元代官書。即大元通制中之條格也。卷內紀事至延祐年止。蓋英宗時重修本。與元史刑法志適合。永樂大典內所收至正條格。分目凡二十七。今此本所存者。僅戶令、學令、選舉、軍防、儀制、衣服、祿令、倉庫、廩牧、捕亡、賞令、醫藥、假寧、雜令、僧道、營繕等十九項。尚得其三之二。原書久佚。明清以來書目絕不著錄。本館舊藏內閣大庫。明初墨格寫本。允稱天壤間僅存之秘笈。爰如式影印。以爲治元代史事者之助。精裝六冊。實價六元。

全邊略記十二卷

明天啓間遼東巡撫桐城方孔炤著。記明季邊事至詳。乾隆間入禁書目。四庫不收。故傳本至罕。本館購得明刻初印本。並移書日本內閣文庫。影鈔補足。用上等連史紙加工精印。誠研究明清之間及明季史事者不可不讀之秘籍也。全書六冊。實價六元。

平寇志十二卷

此書一名流寇志。清初管葛山人彭孫貽著。記明末流寇始末。自崇禎迄順治用編年體敘。次清乾隆間禁書書目著錄。原本流傳絕罕。茲據清初活字印本重印。全書三冊。實價三元。

鴉片事略二卷

清李圭撰。圭江甯人。嘗官浙江海甯州知州。此書敘道光鴉片戰爭始末。至詳盡。爲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者絕好資料。原有光緒間刻本。傳本近亦罕見。特重印以廣流傳。全書一冊。定價一元。

鬱岡齋筆塵四卷

明王肯堂撰。肯堂爲明萬曆間醫學專門名家。此書首卷論醫諸條。皆深切微妙。第三卷介紹利瑪竇西說及論述西曆尤詳。爲研究西學東漸史者所必讀。四庫入存目。傳本至罕。本館覓得明萬曆間原刻本。據以精印。全書二冊。實價三元。

埋劍記二卷

明吳江沈璟著。沈氏爲明代曲律專家。所撰傳奇僅義俠記見刊於毛氏六十種曲餘並未見傳本。本館頃從鄞縣馬氏借得此書。乃明代金陵書肆繼志齋刻本。附圖精工悅目。亟爲加工影印。以供同好研究中國戲曲史者。當以先觀爲快也。精裝二冊。實價二元。

總發傳處 北平文津街北平圖書館

北平代售處

文金堂
富晉書社
景山書社
北平出版部
師範大學國文部

外埠代售處

隆福寺街 南京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
青雲閣 上海 中國書店
景山東街 杭州 浙江省立圖書館
漢花園 天津 中華書局
南新華街

唯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於兩儀之心也人心動而悔愆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於期果歷木行則周不及於數龍聞鼃袂之發人與事并白魚丹雀之符德將時應一作神契神道設教金土之運匪他久文化成狂聖之來是我蕩蕩之德何敢不迺翼翼之心爰疑作施不可天也人也坦然克分時乎命乎昭文斯辨臣優柔理道一作至理省同河漢或躍文江懼深冰谷謹對

祥瑞

目四百八十二卷通鑑卷一百八十五

吳師道

議祥瑞辨袂

集作災

白居易

問國家將興必有袂祥國家將亡必有袂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穀之妖反為福於太戊太鳥之慶竟有一作其禍於帝辛豈吉凶

影書華英苑文刊宋藏庫文澤金本日

(本同華英苑文刊宋藏所館本與此)

熙朝雅頌集永忠詩跋

侯 塢

熙朝雅頌集，清嘉慶九年冬阮元監刻本。

書一百〇六卷，首集二十六卷，餘集二卷，都爲一百三十四卷。山東巡撫鐵保字冶亭（1752-1824）纂輯，朱珪紀昀等校閱，法式善吳鼐等編次。

是書原名八旗詩集，嘉慶九年御賜今名。卷首載九年五月十九日上諭，寵施褒獎，謂爲「搜羅富有，選擇得宜。」

凡例云：「天潢詩另編爲首集，……公將軍以下，惟酌篇什之多寡，以分卷帙之後先。」宗室永忠將軍詩列於首集卷二十五，計詩五十首，一卷，又誠如凡例所云「概以近古體類次」者也。頃得燕大圖書館藏延芳室集稿本殘卷及永忠後嗣所藏延芳室全集殘稿數十冊，以之審校，始覺鐵冶亭先生輯本，脫誤滋多。茲分述於後：

（一）昧於編年之正確

是集原非以編年分類，凡例第九則云：「各家本集，體例不一，有分體者，有據年編次者……是書卷帙既富，概以古近體類次，以歸畫一。」惟永忠詩本集爲編年詩中之最詳確者。讀雅頌集內之五十首詩，分體爲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絕都五類，每類似宜根據本集中編列之年月，以次先後。茲檢所輯各類，既茫然何詩屬於何年，乃於延芳室全集殘稿數十冊中，一一排比其零縑斷字，納

碎補亡，始了然五十首編年之大概；而知是集各類次第，除七絕四首外，全非本集原來之舊。如七古中先以乾隆三〇年一首，繼以二一年一首，又繼以三四年一首等等，諦視各章，又非以詩筆優劣，異其次第；徒囿淆作者詩與年益之過程。且此五十首，蓋自癸酉（乾，一八）至丁未（乾，五二）之卅五年中所選，考永忠編年詩，應以四十六年爲最備。故是集遺佚佳什，多爲癸酉前及丁未後所作。謹將五十首年歲考定於下：

分體 五十首

五古十二首

丙戌（乾，三一）丁丑（三三）丁酉（四二）丙申（四二）甲辰（四九）己卯（三四）辛丑（四六）

七古九首

壬午（乾，二七）乙酉（三〇）丙子（三一）己丑（三四）甲申（三九）丙戌（三一）癸酉（二八）

五律十九首

甲戌（乾，一九）丁丑（三三）丙申（四二）丁酉（四二）戊戌（四三）丁未（五二）丙子（二二）丁丑（三三）己卯（三四）庚辰

（二五）壬寅（四七）

七律六首

戊寅（乾，二三）庚辰（二五）閏癸卯（四八）己卯（三四）乙巳（五〇）

七絕四首

乙酉(乾,三〇) 丙戌(三一)

編年 五十首

癸酉(乾,二八) 甲戌(二九) 丙子(乾,二二) 丁丑(二二) 戊寅(二三) 己卯(二四) 壬午(二七) 甲申

(二九) 乙酉(三〇) 丙戌(乾,三一) 己丑(三四) 丙申(乾,四一) 丁酉(四二) 戊戌(四三) 辛丑(四六)

壬寅(四七) 癸卯(四八) 甲辰(四九) 乙巳(五〇) 丁未(乾,五二) 附闕 七律一

此上五十首,僅佔廿一年,然皆在癸酉至丁未年之中。攷延芬室全集有臞仙詩題及注一編,首丁卯(乾,一三)止壬子(乾,五七),共四十六年;而燕大藏延芬室集稿本殘卷亦始於壬申(乾,一七),只全集中臞仙手選詩目與是集五十首始末年代符合。吾意冶亭先生輩必僅見詩目等書,而未及以四十六年佳編爲藍本;如壬申讀東坡集游翠微寶珠諸勝即目成歌諸篇,此集扇脫成廣陵散,使世人頗少知永忠才華,蚤歲卓犖,致足慨也。

(二) 疏於題注之標識

冶亭所輯五十首中,詩目或多刪闕,史實輒致紛淆,律以本書定例,復不相合。如五古第二首題作

游萬壽寺訪仁化和尙

延芬室集稿本殘卷丁丑稿題作

……和尙依 叔祖紫瓊道人元韻

是集闕一句,但此爲依原韻之例,在古近體詩中,依韻詩之藝術,與不限韻詩全不相似;而是集依

韻之作，屢見不鮮，如永忠詩夏晚訪敬亭於四松堂適雲汀來同飲用坡仙韻奉和西園道人……元韻；又如首集卷廿一恒仁詩感物次薰之韻，卷廿三書誠詩題龍王堂壁再次雪田韻等等，何庸儻計，此獨於原稿中刪去一依紫瓊韻，所不解也。第三首題作

客齋獨酌

丁丑稿題作

容齋獨酌用太白韻

此譌一字，並闕一句，如「用太白韻」例與上述「用坡仙韻」……正同！不必置辯。且永忠作此，原爲摹擬青蓮詩中如「城南市美酒，一酌無邊春」在延芬室全集殘稿丁丑稿中有覺羅雪田夾注「神似太白」一句，乃贊頌其摹擬之妙。讀是集又孰知此詩與太白拈韻屬句有關。而一神似太白」云云，更難有進一步之了解。至容齋係永忠厲廬，絕非作客，延芬殘卷丁丑稿曾注：在長安門外，因鑲藍旗火班值宿，故有此寓。

而延芬殘稿丁丑稿有題作

火班官舍仄陋，吏卒囂雜，因卜居東偏，得屋數間，意頗欣適，命名曰容齋，……又名長安厲舍。齋名命義，已卯稿食生菜詩云：

聿來容膝齋。

丁丑綴壁詩云，

敢謂休休如有容。

又云：

義取容人兼自容。

故丁丑一年中，作詩如和題贈容齋元韻，退朝至容齋題，九日容齋遣悶等，（皆見殘稿。）此雖以「客」「容」形近而譌，然隻字之繆，致永忠生前一段有意義之掌故，沉霾不宣，非細事也。又五律第九首題作

晚興

延芬殘稿丙子稿作

晚興呈石君將軍，
注輔國將軍昌衡字岳南，號枝庵主人，樗仙將軍父。

詩第五句云：

遲暮惜佳人。
注惜石君也。

此並刪「呈石君將軍」一句，既與集中「戲呈此詩」「呈栢欄道人」……之例不合；而遲暮之感，究屬何人？石君身世，杳無旁証，本詩詮解，詎免穿鑿？讀冶亭先生凡例第廿則云，「名家著錄，舊加評跋，暨本集序言，詞旨典要者，間鈔存之。」於永忠詩獨刪及詩目，重要評註，更付闕如，致詩章扞格，不能燭爛，妄言其它，吾不解也。

他如文字譌誤，七古第三首題作

木蘭陀玉皇頂與宋道士夜話

詩題及注與詩目皆作「木蘭陀」，延芬殘稿丁酉稿簽作「陀應作陀」。又五律第十一首游翠微山結句：

暫作山中客，蛩音空谷傳。

丙子稿作「蛩音」。凡此皆校勘之疏，令原詩晦澀，不得確解，亦可怪也。

永忠事蹟略詳燕大圖書館館報第九期拙作延芬室集稿本跋尾中。雅頌集直一八旗詩總集，選手之疏，何待深責。第永忠乃聖祖曾孫，以天潢貴胄，詩才橫逸恣肆，惜存稿飄零，未付剞劂。其詩目不見於清史藝文志與八旗通志藝文志。今所存者，殘稿外只雅頌集之五十首，白山詩介中收一首，雪橋詩話收兩句而已。餘如伊福訥之白山詩鈔，未見選入；卓奇圖之白山詩存，久尋不獲，未知何似。雅頌集係冶亭所輯，法式善等編次，彼輩於八旗宗室之文獻掌故，或不在近世盛伯義祭酒楊雪橋編修之下。又是集阮元代刻，成於嘉慶元年冬，上距永忠之歿，僅十一年。乃猶荒疏紕繆，不堪卒讀。致永忠之真才雅度，不彰於世，其失小；而令吾輩擬作有清一代覺羅氏文學史者，竟無精密材料，可供稽研，不禁感喟係之。爰志崖略如此。

壬申春覆校於海甸西樓百宜軒

墨子引經考

羅根澤

經名之產生甚晚，春秋戰國，僅以詩書……稱之，未有綴以「經」字者；然「名無固宜，約定俗成謂之宜」，此阮公認詩書等書爲經，則襲名爲經，固無不可。

墨子，漢志著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備城門以下十一篇爲漢人譌託餘四十二篇雖泰半不出墨翟之手，然確可代表墨家之說。其中引詩者十一則，以校除重複一則，實十則。在此寥寥九則中，不見今本詩經者，至有四則之多；其餘與今本次序不同者三則，字句不同者二則；大致從同者，止一則而已。引書者三十四則，以校除重複五則，實二十九則。在此二十九則中，篇名文字俱不見今古文尚書者，至有十四則之多；其餘篇名文字與今文尚書不同者一則，文字不見今文尚書者六則；引泰誓而不見今本者二則，與今本有出入者二則，泰誓雖在今文，但傳出於河內女子，不得與伏生所傳並論；引詩書不明而可附於書者一則，亦不見於今古文尚書。統上二十六則，非不見於今古文尚書，即與今古文尚書大異。與今文尚書雖字句有異同，而大體無殊者止有三則，而此三則又止爲呂刑一篇。故概括言之，即謂墨子所引書與今古文尚書全殊，亦無不可也。古人引書，不沾沾於舊文，故字句每有改竄，然懸殊至此，則不能一委於引者所改竄也。

韓非子顯學篇曰：「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孰能定

儒墨之誠乎？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子立說，每喜「託古改制」，蓋爲不可掩之事實。其「託古」之根據爲何，頗值討論。既託言古有此說，則必在古書尋有證佐，始能堅人之信。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義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之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近今學者對此多持異議，予亦力詆此說者（詳拙撰諸子概論講義）。今觀墨子所引詩書，率與今本不同，尙書阨於秦火，尙可委之殘燬，詩經則未受秦火影響者也，而亦大異。且尙書異者有什七八，固亦不可一委於殘燬。孟荀兩書，皆喜引詩書，固亦時有與今本異者，然同者多，異者極鮮（當別爲孟子引經考，荀子引經考以證之），如謂火於秦，則孟荀所引，亦當如墨子所引之與今本大異也。今孟荀儒家書所引者，略同今本，墨家所引者，則懸殊太甚；今本舉世知爲儒家所傳，則其曾經儒家之刪修，似有極深之嫌疑，而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之說，似非全出虛造矣。余喜摘諸子對經書之根柢甚淺，對此問題，未敢遽然判斷，願提起公訴，以與治經學者共商兌焉。——此予不憚煩瑣，錄考墨子引經之微意也。至偽古文尙書及秦誓，觀此益知爲晚出，猶其餘事耳。

(1) 詳朱希祖先生墨子備城門以下二篇係漢人偽書說，見清華週刊第三十卷第九期。朱云二十篇者，並亡者九篇計也。

(甲) 引詩十則

(一) 不見今本詩經者四則

(a) 詩目：「必擇所堪⁽¹⁾，必謹所堪⁽¹⁾」。(所染篇)

(1) 王念孫云：「堪當讀爲湛，湛與漸漬之漸同。……湛漬皆染也。……一案墨子此篇名所染，自首至尾皆闡明染之力量，則王說是也。」

(b) 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尚賢中)

俞樾云：「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普隔句爲韻，中二句承崩爲韻，末三句光明常爲韻，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每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

(c) 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

所視。」（兼愛下）

按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與此處引詩前四句略同。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說苑至公篇第一條引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孫詒讓據此謂「古詩書亦多互稱」，並引戰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即逸周書大武篇所云「遠宅不薄，言可以互證。」按逸周書之真偽極有問題，如無他據，祇以此作證，實甚危險。詩自詩，書自書，何得互稱？洪範之著作，在戰國末秦未統一以前，友人劉君子植（節）有詳論（劉君洪範疏證，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二號）。墨子明標周詩，則出於周詩甚明，今本不載，足徵墨子所見之詩，與儒家所傳者不同。洪範以前，無謂此數語出於書者，謂此數語出於書者，皆在洪範之後。籀誦全文，確爲詩體，與散文之尚書不同，益知洪範之成書甚晚也。

又「其直若矢」四句，今見小雅大東篇，惟兩「若」一字作「如」，兩「之」字皆無，餘均同，以其與上文連引，似出一篇；果爾，「王道蕩蕩」四句，亦當爲大東篇語，而今本不見，亦墨子所見詩與儒家所傳詩不同之證也。

（d）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非攻中）

王念孫云：「陸將何及乎，不類詩詞，乎字蓋淺人所加。」

（二）與今本詩經次序不同者三則

(a) 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駉，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尚同中）

按此見小雅皇皇者華，除「若絲」之「若」字小雅作「如」外，均從同。但「我馬維駉」，在小雅爲第三章，「我馬維駉」，爲第四章。墨子先引「我馬維駉」，次引「我馬維駉」，彼復以「又曰」二字，足徵其所見之詩，其次序與今本不同，否則當先「我馬維駉」，次「我馬維駉」，連屬書之，無庸復標又曰也。

(b) 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挑，報之以李。」（兼愛下）

按前二句見大雅抑第六章，惟彼無兩「而」字，後二句見抑第八章。此爲截句摘引，抑所見如此，不可知；但如此，文義確甚聯屬，則似乎所見如此也。

(c) 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聞不已。」（明鬼下）

按此見今本詩經大雅文王篇，惟彼自「文王在上」至「在帝左右」，爲第一章；「穆穆文王」二句爲第二章之首二句，且「穆穆」作「亹亹」。

(二) 與今本詩經字句不同者二則

(a) 詩曰：「告女憂恤，誨女予爵，誰能執熱，鮮不用濯。」（尚賢中）

(1) 「爵」原作「爵」，依盧文昭畢沅王念孫等校改。